

● 歌之泉湧 ●

誦經一思
——或者，開悟的歷程就是：去發現生命原來 All is good.

兩個希望來代替失望，但是馬上又懼怕第二個希望又會變成失望...

但每個存在卻已是因緣下，相對的完美。把「期待」放下，接受自己...

如實觀察
修行的確只是平常事，開悟也必定是平常事...

許多事在未發生之際，我們總對它充滿焦慮、期待、計劃、擔心...

只要仔細思過就會明白：不過如此，但是，如果你一直拿一個「結果」衡量、比較...

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

第一次拜訪香光寺，就被寺前一畦畦翠綠的菜圃吸引住...

聽說她放棄了兒女的奉養，自願到這山裡種菜供養出家師父...

聽說由於她的虔心向學，從目不識丁而能自己誦誦經典，並且還能寫得一手頗整齊的字...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「無以對之」？其實，我們是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相的，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，都只是一種假定的、一種符號，甚至是一種錯覺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假定的符號、錯覺當中，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真實（雖然你目前或擁有部份、相對的真）。所以，除非你親自經歷、參與，而且如實地觀察，你才可能對「它」有所感悟。

管它「空」有所感悟也好，是常也好，是生滅也好，是不生滅也好，反正，「真相」是無法以「理知」推算、窮盡的。唯一的道路是你委身託付，真誠地探索、追求，無畏地接受每一個「可能」，每一個「變化」，從中不斷調整自我觸摸的認知，然後，慢慢，你才能說道：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「無以對之」？其實，我們是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相的，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，都只是一種假定的、一種符號，甚至是一種錯覺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假定的符號、錯覺當中，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真實（雖然你目前或擁有部份、相對的真）。所以，除非你親自經歷、參與，而且如實地觀察，你才可能對「它」有所感悟。

管它「空」有所感悟也好，是常也好，是生滅也好，是不生滅也好，反正，「真相」是無法以「理知」推算、窮盡的。唯一的道路是你委身託付，真誠地探索、追求，無畏地接受每一個「可能」，每一個「變化」，從中不斷調整自我觸摸的認知，然後，慢慢，你才能說道：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「無以對之」？其實，我們是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相的，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，都只是一種假定的、一種符號，甚至是一種錯覺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假定的符號、錯覺當中，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真實（雖然你目前或擁有部份、相對的真）。所以，除非你親自經歷、參與，而且如實地觀察，你才可能對「它」有所感悟。

管它「空」有所感悟也好，是常也好，是生滅也好，是不生滅也好，反正，「真相」是無法以「理知」推算、窮盡的。唯一的道路是你委身託付，真誠地探索、追求，無畏地接受每一個「可能」，每一個「變化」，從中不斷調整自我觸摸的認知，然後，慢慢，你才能說道：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「無以對之」？其實，我們是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相的，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，都只是一種假定的、一種符號，甚至是一種錯覺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假定的符號、錯覺當中，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真實（雖然你目前或擁有部份、相對的真）。所以，除非你親自經歷、參與，而且如實地觀察，你才可能對「它」有所感悟。

管它「空」有所感悟也好，是常也好，是生滅也好，是不生滅也好，反正，「真相」是無法以「理知」推算、窮盡的。唯一的道路是你委身託付，真誠地探索、追求，無畏地接受每一個「可能」，每一個「變化」，從中不斷調整自我觸摸的認知，然後，慢慢，你才能說道：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我是如思

弘見

橫看成嶺側成峰

芳庭賀

霧鬱的山層層疊疊，自車窗外映入眼簾，一路上身子就隨著巴士這座蜿蜒而上。耳際一片嘈雜：車聲、人聲、偶爾，也聽得隱約的蟬鳴。我彷彿又重新拾起筆墨，再次在心中的畫紙上繪下一幅幅山水：大塊天地，青山白雲，竹籬、農舍、溪流、梯田點綴其間；像個貪婪

的寫生者，把望一連綿，自車窗外映入眼簾，一路上身子就隨著巴士這座蜿蜒而上。耳際一片嘈雜：車聲、人聲、偶爾，也聽得隱約的蟬鳴。我彷彿又重新拾起筆墨，再次在心中的畫紙上繪下一幅幅山水：大塊天地，青山白雲，竹籬、農舍、溪流、梯田點綴其間；像個貪婪

的寫生者，把望一連綿，自車窗外映入眼簾，一路上身子就隨著巴士這座蜿蜒而上。耳際一片嘈雜：車聲、人聲、偶爾，也聽得隱約的蟬鳴。我彷彿又重新拾起筆墨，再次在心中的畫紙上繪下一幅幅山水：大塊天地，青山白雲，竹籬、農舍、溪流、梯田點綴其間；像個貪婪

的寫生者，把望一連綿，自車窗外映入眼簾，一路上身子就隨著巴士這座蜿蜒而上。耳際一片嘈雜：車聲、人聲、偶爾，也聽得隱約的蟬鳴。我彷彿又重新拾起筆墨，再次在心中的畫紙上繪下一幅幅山水：大塊天地，青山白雲，竹籬、農舍、溪流、梯田點綴其間；像個貪婪

的寫生者，把望一連綿，自車窗外映入眼簾，一路上身子就隨著巴士這座蜿蜒而上。耳際一片嘈雜：車聲、人聲、偶爾，也聽得隱約的蟬鳴。我彷彿又重新拾起筆墨，再次在心中的畫紙上繪下一幅幅山水：大塊天地，青山白雲，竹籬、農舍、溪流、梯田點綴其間；像個貪婪

的寫生者，把望一連綿，自車窗外映入眼簾，一路上身子就隨著巴士這座蜿蜒而上。耳際一片嘈雜：車聲、人聲、偶爾，也聽得隱約的蟬鳴。我彷彿又重新拾起筆墨，再次在心中的畫紙上繪下一幅幅山水：大塊天地，青山白雲，竹籬、農舍、溪流、梯田點綴其間；像個貪婪

安日

老菩薩



不但可以不用擔心它們被雨、水沖到土裡去，也可以讓它們長得快又壯呀！試試看，把它們綁到適當的架子上去吧！說著，老菩薩便遞給了我塑膠繩。

接過那繩子，依樣葫蘆地正要將大約手臂長的嫩豆芽綁上去時，不料「刺」的一聲脆響，還沒來得及看清怎麼回事，就發現手裡握著一截青筋暴跳的苗頭，我不禁為自己的魯莽，感到慌亂……「哎喲！它怎麼變得跟你拉呀？要順著它原先的長向，找到接近的架，輕輕綁上去的，如此芽才會順著棚架上，不致折斷。哪！就是這樣……」

我慚愧地模倣著老菩薩的動作，並且細細咀嚼著她的話：原來每一株四季豆的蔓芽，因為有了固定的點，能安穩地站在各自的棚架上，整畦四季豆在井然的秩序中，找到它們生長的空間，而其中，那及時出現的輕微顫動的雙手，已不知在多少個寒風細雨、酷暑烈日中，付出她完全的愛心與耐心！

此時，我感到老菩薩全心耕耘著的，不再只是供養大眾的果蔬，而是內心深處慈愛著一切生命，不望索取回報的菩提幼苗！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「無以對之」？其實，我們是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相的，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，都只是一種假定的、一種符號，甚至是一種錯覺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假定的符號、錯覺當中，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真實（雖然你目前或擁有部份、相對的真）。所以，除非你親自經歷、參與，而且如實地觀察，你才可能對「它」有所感悟。

管它「空」有所感悟也好，是常也好，是生滅也好，是不生滅也好，反正，「真相」是無法以「理知」推算、窮盡的。唯一的道路是你委身託付，真誠地探索、追求，無畏地接受每一個「可能」，每一個「變化」，從中不斷調整自我觸摸的認知，然後，慢慢，你才能說道：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

聽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……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，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，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。……莫逐有緣，勿住空忍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……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，二見不生，慎勿追尋。」

然而，這一切也不過是我理知上的了解，還不是直觀性的「知」，回到現實，我仍然有那麼多「急待處理」的「不安」，當第一個希望落空時，立刻尋找第

「無以對之」？其實，我們是無法知道那究竟真相的，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，都只是一種假定的、一種符號，甚至是一種錯覺，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假定的符號、錯覺當中，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真實（雖然你目前或擁有部份、相對的真）。所以，除非你親自經歷、參與，而且如實地觀察，你才可能對「它」有所感悟。

管它「空」有所感悟也好，是常也好，是生滅也好，是不生滅也好，反正，「真相」是無法以「理知」推算、窮盡的。唯一的道路是你委身託付，真誠地探索、追求，無畏地接受每一個「可能」，每一個「變化」，從中不斷調整自我觸摸的認知，然後，慢慢，你才能說道：啊！我終於比上一刻更清楚「它」是什麼了！